

大风
原创小说系列

浦子·著

D u s h a n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者新推巨作
莫言之后再续「家族热」

传达君，我从小就被父神迷住了，他的胸襟，他的抱负，
我从少女时就开始不顾一切地学习艺伎，就是想在日本国内寻找这样的男子汉。
您就是我苦苦寻找的父神伊邪那岐。



湖南文艺出版社

浦丁·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山 / 浦子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 4

(大风原创小说系列)

ISBN 978-7-5404-6124-9

I. ①独… II. ①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57760号

独 山

浦子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朱 莹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裕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201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50,000

ISBN 978-7-5404-6124-9

定价: 28.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第一章

1

玲娣起劲背着雪地上陌生的光身男人往回走，哭声就是这时刻响起的。稍一松劲，她身上的男人就泥鳅似哧溜溜往下滑。

玲娣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寡妇。

哭声来得突然，让玲娣猝不及防。哭声来得猛烈，像是蓄积已久的洪水，突然决堤而出。哭声又遍布王庄，王庄成了哭的海洋。

哭声是一种感觉吧。玲娣想起这句话时，身上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刚才，她离开自家道地，再到村街，再跨过九龙桥，直到背上光身男人，那一段时间的哭声呢？

哭声是耳朵的。那先前的耳朵呢？

这世界到底先有耳朵，还是先有哭声？

不想了，玲娣想，这么多年外出闯荡，没学会别的技艺，就学会了一样，那就是胡思乱想。庄稼人只要与地里的牛和驴一样，只要能犁地能驮物就好了，要这些思想干什么？

这是宣统三年的正月初一。

走吧。玲娣耸了耸身子，让那光身男人往上移了移。

救命要紧，玲娣又想，莫非村里许多人要死了，才有那么多的哭声。可是，她身

上就有一位快死的人。你要救这个村庄，要救这个世界，先救你身上的一个吧。

不想了，不想了，玲娣头疼。她觉得背上的人快死了，自己不是什么救世主，可是，她要救这个人。

玲娣的手臂紧紧托拉着男人的大腿，感觉得出他腿部肌肉的强健。她这一辈子，只与阿依这贼有过肌肤之亲。背上的与那贼的身子相比，不知要强过多少倍。如果身上那男人是龙，阿依这贼就是一条泥鳅。阿依这贼如果是只苍蝇，背上那男人就是一头雄鹰。

过九龙溪时，玲娣高叫了一声：“过桥了！”叫过，玲娣自己也觉得诧异。

走到村口，那棵老樟树下。玲娣弯曲的身子抬起头望了一眼，这是她回村后第二次看望它。

那些昨晚下的雪，压在树叶上。从远处看，仿佛是众多的白幡和挽联。“让革命的风雪来得更猛烈一些，压跨这些腐朽的旧世界！”玲娣心里跳出这个句子，或许，是那些秘密流传的小册子所说，或许，是她自己依据那些文章风格，杜撰出来的。近了，从下往上看，依然看得见叶子另一面墨一样的绿。有几个枝丫被雪压得弯下去，就要断了，她都听出它们临死前的呻吟了。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股魔力支撑着它，让它始终挺立在村口。玲娣心里喊着：“总有一天，我会砍了你！”玲娣远远没有想到，在她之后的1980年代，是二狗的子孙，在村里剧团演小丑的那个孙子，有海边人造船需要出高价求购樟木，二狗孙子砍倒了大樟树，却在半年后染上一种无名之疾而亡。

在仰头的霎那间，玲娣想象得到，背上男人的辫子会像旗帜那样飘扬起来。可是，玲娣刚才看到，男人头上的发辫早就剪掉了。

那，那是要，按大清律，是死罪啊，玲娣自从刚才第一眼看到他，就在心里喊。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玲娣就敢背了这一个要被判死罪的陌生男人回家来。

过了大樟树，就是小小的墙弄。玲娣不敢仰起来，她怕身上的男人滑下来。她就让脚底感受石子路，眼下，让雪厚厚地遮住了，童年时光着脚板让卵石硌着痒痒的感觉没了，尽管周围的鞭炮声悦耳，可仍然听得到脚踩在雪地上的嗦嗦声。

眼睛里的余光，看到的是一旁靠得再也不能近的墙，两道墙夹成的弄，像是随时就要夹紧了，把人夹成肉饼的感觉。在她童年的记忆里，这可是一条路宽屋高的大墙弄啊。在她离开王庄之前，她依然认为，比起过别的村的墙弄，这是天下最大的墙弄。她那时还为此感到骄傲呢？

她把两只手臂用了用力气，托拉着男人往上移了移。男人的头触着她的后脑勺，她觉得痒痒的。不光是头发痒，头皮也痒，头皮里边的肉也痒。

那背呢？贴着他的胸呢。那臀呢？贴着他的小腹，对，还有那个伟岸的东西。玲娣的脸霎时红了。

红彤彤的，玲娣开始逼着自己的脑筋往别处转弯，那些小册子有时候是用红色封面印刷的，她在上海的义父教堂上的烛火是红彤彤的，对，义父客厅里那厚厚的毛毯是红色的。

想过，脸上再不那么烫了。只是觉得背上烫，冷冷的天，像是背了一个火炉。阴

阴的墙弄，在她的周围忽然有了一团光，在明亮的早晨也闪闪耀耀的。渐渐的，她发觉这光是她的背上发出的。

有了那一团光后，她马上觉得墙弄变得宽大了。墙弄像是浓雾，他们就是太阳；墙弄像是水，他们就是船。这样的感觉推动着她背着他往前走。

背上变得轻了。玲娣想起义父生前说过的一句话：重就是轻，是因为除了重，剩下的就是轻。她马上又联想起家乡人也常说的一句话：虱多不觉痒。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个意思么？东西方文化有差异么？

转过一个弯，她看见墙弄的不远处有人在闸门口放鞭炮。他们将竹竿上悬了鞭炮，高高的叉出来，点了火，人却躲在门缝里。玲娣背着男人，从鞭炮不断爆炸的缝隙里穿过去。鞭炮的残片不断地弹射到她身上。事后，她想，自己应该这时候停下来，待鞭炮放净了再过去。可是，家家的门前都在放炮，你躲得了这家，躲不了下家。这多像自己的前半生啊，玲娣又忍不住想，每一天，每一刻，都在生活的艰险中穿越着，伤了身体，伤了心，都不怕，就这样走过来了。

走了没有几步路，玲娣突然觉得脚下一滑，刚才的那些思啊想的全部无踪影了。下意识里，她极力稳住身子，使本来往后倒的身子，直直往前倾。这种颠倒位置的做法，让常人无法想象。从近代物理学上说，是力的方向转移，没有它力作用很难发生。在武术技法里，被称做乾坤大挪移。非一般功夫的人能使，居然让一个乡村弱女子办到了。玲娣就五体投地扑倒地上。此刻，她仍然觉得背上的重量，那一具男人的身体，压在她身上。

立起来，她命令自己。用手拍去脸上的雪，双手扶地，她艰难地立起上身，跪在地上。再把双手伸向背后，仍旧托拉着男人的腿。然后，嚯的一声立起来。她说：“对不起，是我不小心，让您跟着跌跤。”说过，自知那人听不到，只是自我安慰罢了。

前边有人走来，是个年轻人，玲娣不认识。玲娣想起，责任在于自己这么多年不在村里。可是，年轻人似乎认识她，走到面前时停住脚步，亲热地叫：“玲娣姑姑么？回家来了？”

“哎，哎，你是哪家孩子？”玲娣忽然高兴起来，“你年纪轻轻的，怎么晓得是我呢？”这是她到家后，村里的人第一次与她说话。

“我阿爸说过，村里的女人，只有你才细皮嫩肉的招人喜欢，我姆妈说，村里的女人，只有你的眼睛会放光，别的女人不会。”

年轻人又惊讶地问：“您脸上的雪，身上的雪，玲娣姑姑，您摔跤了么？”

“没，没有关系。”

“您都直不起腰了，还说没关系？来，我扶您。”

“你？”玲娣说：“你没有看见我背了……背了……”

“您背什么呀？”年轻人前后左右看了个遍，又问：“玲娣姑姑，您，您脸红什么啊？”

玲娣带着一些骂意说：“去，去，小孩子家家，净说胡话，去吧，你忙你的去吧，我不要你帮忙。”

“哦，哦。”年轻人满脸疑问地走了，老远了，还回头看了一次。玲娣想，他，他

一定看到了他的光屁股。

玲娣心里禁不住地想，现在的孩子怎么了？眼光怪怪的，对长辈怎么是这样的态度？

转弯了！玲娣又禁不住叫起来。她在提醒自己小心，可背上的他听不到的啊。

玲娣颤巍巍地在冰雪上行走，也在自己的心尖尖走。

别死掉，玲娣想，该死的不是你，死的是该死的人，死的是该死的事，死的是该死的天下。

千万得活着，冬天过去，马上就是春天了。这些路上的冰雪很快便会融去，一个个可爱的卵石会凸显起来，让你的光脚板痒溜溜的好受。这些刺骨的冷很快会消失，代之以暖暖的柔柔的，吸一下，咻溜舒畅全身的暖流。这些枯败的枝叶马上会被春风卷走，一骨碌一骨碌的花朵会绽满枝头，让你寻找美的眼珠悬着溜着粘着，却没有半点空闲可以安生。

活着你才能享受咱江南的春。满山遍野盛开的那是柴芭花，花上花下乱飞的那是蝴蝶和蜂儿，水牛“哞”的叫一声，田埂上立着的多少鸟儿泼刺刺飞起啊，长尾巴带彩的是喜鹊，短簇簇喜欢扎热闹的是麻雀，贴水跳起的是白鹭。牯牛犁下翻卷的不仅仅是泥土，还有潜伏在冬天的泥鳅小鱼儿，那些鸟儿就是冲着它们来的。我们这些人就是冲着春天来的，不是么？

你不活着，谁能改造这个世界啊？玲娣想到这里时，心里顿时觉得像是堵了一团乱麻。只是隐隐觉得，背上那男人会化作一把利刃，能斩断这些乱纷纷的头绪。能的，不能。不能，能的……啊啊，玲娣的头又疼起来。

“刷刷”作响的踩雪声，很快便被鞭炮声和哀号声淹没。很快到了阊门前，玲娣抬起右脚，迈上一个石阶，不觉又叫了一声：“上阊门了！”

门是虚掩的。那是她上村街时特意没上锁，一推门就开了。“道地，我的。”玲娣说，右脚迈过门槛，左脚顺着，暗暗使了一点劲，那背上的人也进了道地。

玲娣欣喜地发现，昔日没有人烟的道地，却因为她和她背上的男人出现，倏地闹猛起来，像是点了气油灯敲起开场锣鼓的戏台。

仿佛鞭炮声和哀号声都被道地高高的围墙挡住了，道地里只剩下她和他，还有阳光——尽管还是初阳的光芒。

进房门，玲娣连想也没有想过，就推开房门。进房门时，她还觉得房门有些窄，费了好多力气，才进了门去。放上床去，玲娣想也没有想，陌生男人躺在雪地上，该有雪水污泥，救人要紧，那让她细细思忖呢？

床是浙东特有的千工眠床，床的前半部是踏床，与地面有几寸的高度。玲娣轻轻踏上前去，车转身，弯下腰，背朝床杠，这样，稍稍一松手，背上的人即可仰躺床上。

怪事就是这时候发生的。玲娣松手时，她都觉得背上的男人躺在床上了。接下去，她要按她的方式进行紧急抢救，直到濒死男人苏醒过来。

当玲娣松了一口气，转过身来时，她发现，床上空空如也，那光身子的男人不见了。

不是水，却像是水归入了水中。不是空气，却像空气一样看不见了。被子叠在那

里，玲娣伸手去掏，以为那人哧溜一下钻进被窝了。手自然是掏了个空。再低下头细细看，那褥子上连一些人压的痕迹也没有。

玲娣下意识地去看床下，床下进不去，床杠与踏床踏板是木板围着。只是踏床一边那个夜桶有空间，可人又不是老鼠会钻进夜桶中去，玲娣还是揭了夜桶盖。门背后，房桌下，春凳间，开门箱，有空间的地方，什么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没有半点男人的影子。

玲娣奔出门去，奔出道地去，一路奔跑着。在她的跌跤处，在每一个墙弄角落，都找了个遍。

遇见路人，她逢人便问：“你，看到那个人了么？”

“谁啊？哪个人？”

玲娣走完墙弄，跨过九龙桥，直直地奔到那个男人曾经躺卧的地方。那个地方该有人形的痕迹的。可是，待她奔到那里，那里什么也没有，雪依然与别处一样厚厚的盖在那里，连玲娣刚才走出的脚印也没有。这可是雪晴的早晨，天上没有下一丝丁点儿雪花。

玲娣又急着往回奔。奔到自家道地，上气不接下气的，里里外外又找了个遍，依然没有。

玲娣猛地冲出道地，在阊门口，忽然对着空洞洞的墙弄惊叫起来：“来人哪，人没了！”

“人没了，来人啊！”

2

“吱——呀——”推开一座阊门。玲娣就看到乌烟瘴气的族长公的道地。族长早就世利了，一个玲娣最不愿意看到的人。

第一个感觉，就是里边的恶狗，冷不丁从一边隐蔽的地方斜刺冲出来，长长的犬牙散发着血腥。搏斗，当年的玲娣竟冲上前去，趁恶狗不防备，掏了一只狗眼，恶狗大叫一声避之一边，那惨叫声早就远去，却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一条黑影，低低的恐怖的呻吟着，从门的一角，窜向道地的角落深处。这不是当年的那条狗，那条狗没有那么长命的。那么，这只能是狗子狗孙了。那些仇恨和恐惧也许是血液之中继承的了。

一地的碎屑。那是昨晚或今天早晨燃放鞭炮遗下的。遗下的还不止是鞭炮。

从烟尘里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翠香嫂，她坐在太师椅上，身穿黑色斜襟镶边真丝缎袄，高高的发髻束住的是一头白发和深奥的岁月，手持佛珠，脸色慈祥平和，传达立在她的身后，长长壮壮的，只是脸上没有一股逼人的英气，否则就是当年的王世民了。她的旁边是位居正中的另一把太师椅，正襟危坐的是族长公世利，族长的长衫是

旧的，却没有补丁，脸上看不出是什么脸色。没有脸色也是一种脸色。族长的身后是他的大儿子传本。以他们几个为中心，扇形围坐站立着许多人。年纪大的，她都认识，生疏的面孔却不陌生，或许就是那些人的后代。

“玲娣啊玲娣！”翠香热热的声音先响了起来。大家的目光都转到玲娣身上来，纷纷与玲娣打招呼。

玲娣先屏住呼吸，然后突然说：“我的男人丢了，大家快帮我去寻哇！”

见大家脸色都阴阴的，玲娣又喊了一声：“快去啊，我的男人丢了！我求大家了！”

“来，来。”翠香向玲娣招招手。玲娣情不自禁地走向前，走到翠香面前，被翠香拥入怀里。起初，玲娣觉得有些不习惯，她们之间曾经有过一些小小的尴尬，可是，很快便被翠香身上的热情征服了。

被翠香拥住后，大家的目光再不朝向她。她着急万分地向翠香说：“翠香嫂，我真的丢了男人，你们怎么都不替我着急啊？”

翠香像是发现了什么？说：“你与我说吧，是你的男人？”玲娣的脸霎时红了起来，说：“目前还不是，可是，快了，可以，拜堂的。”

“不是阿依？”

玲娣点点头，脸更红了。

“今天早晨，我在厠缸间，”玲娣说，“看到那路上有一个人躺在雪地上。”

翠香接着问：“远看像是一条狗？走近了才知是一个人？抹开身上的雪，才知是个男人？男人临死了，尚有一口气？你拼了命将他背回家里？想全力救活他？”

“嗯，嗯。”玲娣感觉得到翠香身上的神奇。

翠香凑着玲娣耳朵旁悄悄问：“男人身上那东西，大得过你世民叔？你外出这么多年了，没忘？”玲娣看见翠香嫂眼中放出光来。

“翠香嫂，你是鬼啊？你是精啊？”玲娣十分的惊诧。

“世民再世了啊！”翠香苦笑着说。

“这，世民叔让你谋害了啊？”玲娣勃然大怒，腾地离开翠香的怀抱，反转身用手指着翠香的鼻子骂，“你挑断了他脚筋，再挑断了他手筋，你又谋杀了他，天下哪有像你这样歹毒的女人啊？”

翠香又苦笑了一下，说：“玲娣，我的好妹子，你，一定是伤心糊涂了吧，为阿依。”

玲娣觉得自己像是一柄剑，却是刺在一朵棉花上，就先自软了口气：“才不是呢，是我捡的一个男人。”

可是，玲娣这句话像是一滴水，很快被别人说话的海洋淹没了。

那个小后生出现了，对着玲娣笑笑。小后生指着玲娣想说什么，玲娣忙用眼光制止，免得他再说出什么让她尴尬的话来。

传达的声音凸显了出来：“您是族长，我当然听您的。”

“嘿嘿”声音是传本发出的，有些沙哑，这孩子可怜，从小他娘没有奶水，喂别的东西不吃，就哭，哭哑了嗓子。

世利说：“好好说话，嘿嘿，你得向你师兄传达学习，看人家多懂礼貌，多有派

头。”派头是新名词，玲娣在上海刚听说过，想不到出自山角落的一个行将就木的族长嘴里，玲娣就觉得世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浅薄的世利。

传本有些不服气地说：“阿爸，我不是您亲生的？”转而对传达抱起拳头说：“师兄，小弟在此多有冒犯，可我还是懂得你心里想些什么？你罩着一层笋壳脸，我还是能识得你真面目，你口是心非，你阳奉阴违，你故弄高雅！”

族长公用手拍起大师椅的扶手，咔咔直响。翠香说：“传本贤侄，快别说了，族长公的手都敲疼了，你让你阿爸生气了。”

“叫娘就是为了吃奶，有奶就是娘，”传本没有停嘴，说，“谁也不是熬豆。”

传达对族长公抱起拳头说：“族长公明鉴，慈父生前系族里子民，为族里公产龙窑不幸殉职，当由族里发丧，小侄在此再一次重申，这只是一名义而已，却不要族里出资，请族长公秉公裁定，让慈父在天之灵早日安息。”

“我们儿子也是因族里死的，族里发丧，族里出钱！”一边围着的人都叫起苦来。在场的只有玲娣不清楚，死了的那些儿子的，全是那家的女人当年与王世民孽缘结下的苦果，而在官兵的暂时扣押山厂时，不慎被一场大火烧死。

“嘿嘿，”传本抢过族长公的话头说，“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吧。”

“住口，到底是读书人啊，斯文扫地，你懂不懂？”族长公世利立起来，向翠香欠了欠身子，说：“翠香嫂，犬子无礼，请您多多包涵。我说，我信翠香嫂，您说，这事，您说一句公道话。”

翠香先用手拭眼睛，可是，眼睛里没有拭出一点泪水，仿佛泪水早流完了。看见族长公征询的目光，终于以手合十说：“阿弥陀佛，族长公，都说龟老壳厚，人老话稠，你都不像以前的你了。”

有人说：“掩着放屁，也是屁，也臭。”

传本凶凶地问：“谁？说谁放屁？说的是你们的族长公么？”

玲娣想笑，可是，看着满道地的人霜冻似的脸，终于没有笑出来。

翠香说：“我可没有说族长公的坏话，阿弥陀佛，我是说我是克夫命，一辈子克死了两个男人。”

族长公似乎终于找到了话题，说：“翠香嫂，这句称呼叫着亲，就像一家人，按理得尊称你为夫人啊，你是堂堂大清山海县九龙制陶社社长夫人哪，你刚才这句话，莫不是在说，你的第一个男人世忠是因公，为了上王庄的利益流血啊，第二个男人也是因公，公的首要是大清，大清的资产，其次是族里村里的资产，那族里村里的资产嘛……”

传本看着父亲吞吞吐吐的样子，马上抢过话头说：“族里村里在窑里的股份资产，也得结算哪！”

“放肆！”世利嘴角透出一股温情来，“族里村里的股份资产，以前有社长管着，现在由贤侄传达理着，哪有不放心之理？”

“亲兄弟，明算账！”传本说。

“再乱说乱话，看我不拧碎你的臭嘴！”世利仿佛真的生气了。

“哈哈。”翠香笑起来。

“你，真的气糊涂了吧？翠香嫂，”族长公世利说，“你刚又死了一个男人啊。”

传达眼里有怒火，却对母亲说：“姆妈不要哭，要哭的不是我们，我们可以流血，可是我们不哭。”

“哼，死了亲爸，不哭？”传本说，“让你拿出族里的股钱，你就要哭了。”

“你，你！”族长公手指儿子斥责着，眼角却抑不住一阵兴奋。

传达说：“族长公，我传本是我同宗师弟，从小就读孔夫子的书，从小聪慧过人，孔子说，‘己所勿欲，勿施于人’，我想，一定是师弟最近手头有些紧，是吧，师弟？”

“有人讨赌债，避都来不及呢。”不知谁在那个角落扔了这一句话。

族长公忽然怒上脸来，对传本说：“赌博乃投机取巧，不劳而获，小人所为也，虽是同出一宗师门，你师兄传达谋的是大利，你谋的是小利，蝇头小利，你，到底是哪家哪门为你的脑袋做主？”

“族长公，族长公，”一大批人跪倒在地，口里齐齐地喊着，“要为我们做主啊。”

族长公世利的眼睛似乎一直闭在那里，这时候，睁开一条缝，扫视了一遍，像是一把锋利的刀，把跪在地上的男人女人都剔了个遍。那些人不得族长公开口，身上就禁不住像是患了寒疾打起摆子来。族长公说：“做主？自古以来，君为臣主，夫为妻纲，哼哈，蝶恋花，蜂蝶舞，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自在啊？那时，你们一个个是自由的灵魂了，哪请族里为尔等做主了，是吧，玲娣恰好在吧，你是前族长千金哪，哼，待做下这伤风败俗遗臭万年的事了，你们才想起请族里做主了，哧，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翠香迅速转动起手中的佛珠来，轻轻念道：“孽缘，孽果，孽债，阿弥陀佛。”

玲娣说：“父老乡亲们，叔叔婶婶们，不要跪了，起来，膝盖下面有黄金。”

“嚯嚯嚯！”传本笑起来，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不是跪族长公，这是跪银子哪，玲娣姑说得极是。”

“你放的屁比你阿爸的还要臭！”玲娣说。

传本笑着说：“玲娣姑闯荡上海，听说得了大财，又得了民主博爱新思想，哈哈，这一下得做救世主了。来，来，给我钱，给大家钱。”

传达接过话头说：“师弟，你如果确实手头紧，寻师兄我来啊，玲娣姑外出刚回来呢。”

族长公世利说：“这，这，你得向传达学习，君子求财，取之有道。”

“哈——”传本又说，“用着族里村里的钱，有滋有味的，多有道。”

这时候，听得一声声锣响，锣声越来越紧，就有人自阊门外叫：“知县来了，知县大人来了。”

话音刚落，一大队人马挤进阊门来，从轿上下来知县，分开众人，直奔堂前，保长也来了，族长公连忙将主位让出，翠香也想让位，知县一定让翠香坐在主宾的位置上，族长公只是坐在另一边主陪的位子上，知县看了看立在母亲身后的传达，招了招手，族长只得立起来，请传达坐，传达坚持立在那里，于是，族长旁边另放了一把椅子让保长坐了，大家一切安定。

知县扫视一周，跪在地上的那伙人高叫起来：“青天大老爷在上，请受草民一拜，

请知县大人为我们做主！”

“我看看你们，都没长脊梁骨的，一个个软骨头啊？”是玲娣的声音。

族长公开口想说话，被知县止住。知县清了清嗓门，待道地里鸦雀无声了，说：“今天是大年正月初一，本知县特来王庄给大家拜岁，今年是宣统三年，辛亥年，正值猪年，金猪开泰！”知县的话音刚落，马上有两个公差，抬着一头纸扎的憨态肥猪，涂着金粉，让全场的人看过，道地的空地里，点燃起猪尾巴，忽然，那金色纸猪爆裂开来，原来是猪身上安装了鞭炮，一时间，鞭炮声中，那碎纸四溅，飘向空中，又四处飘荡，金黄灿烂，喜庆吉祥。

“金猪开泰！”知县带头喊了一声，众人一齐捉住头上身上粘着的金黄色的纸屑，像是捉住了一年的好运，叫着：“金猪开泰了！金猪开泰了！”

知县十分虔诚地说：“金猪开泰！保我大清江山万万年，保我黎民百姓益寿延年，事事如意。”

一片附和声中，冷不丁又有声音爆出来：“哈，大清怎么碎裂呢？怎么四处飘荡呢？”像是玲娣的声音，又看不见她的嘴动过。

包括族长公、翠香等在内的人们，潜意识中都在等待知县的喝斥声，这句咒骂影射大清的话还得了，在他们过去的经验里，重者杀头，轻者坐牢，最轻也是当庭杖责。

知县说：“尊敬的社长夫人、王兄传达、族长公、保长、各位乡亲，昨晚，在我们的大清国山海县九龙制陶社、王庄，诞生了一位大清国的英烈，就是王世民王社长，他把毕生心血献予龙缸的制作，是大清国忠实的子民，因此，本县特来王庄，一来凭吊英烈忠魂，二来与庄上共商追悼事宜。”

一片赞扬声。先是稀稀拉拉的，知县将目光逼视过去，那声音才渐渐浓厚起来，像是扫帚所到之处激起的尘土。玲娣惊奇地看到，族长公和其儿子的脸色，先是阴，再渐渐转阳。

知县像是发现了什么，对一直跪着的大家说：“你们都是英烈的仰慕者吧，请起请起。”

“先是仰慕英烈的卵泡，”传本的声音如利刃般响起，“后是仰慕英烈的钱袋。”

“啊啊。”知县盯了族长公一眼。族长公立即说：“犬子口无遮拦，斯文扫地，却是实情。”

知县立即双眉紧锁，大喝一声：“叛逆，叛逆，据可靠情报，王庄近有叛逆组成‘清算帮’，洒血为盟，结党营私，欲武力强抢大清国贡品龙缸为私有，幸被官兵发现未果。按大清律，罪当诛之，且保甲连坐。虽死于意外火灾，其父母也脱不了管教不严的干系。本县以民为本，姑且念这些孩子系初犯，我与王庄的保长、族长一起作为担保，暂且免于责任追究。”

“只是，只是……”知县说到这里停了下来。

跪在地上的那些人仿佛空气全被抽完了似的，呼吸困难，心像是被悬在了空中。有大胆的人说：“知县大人，我们是大清的忠实子民，您得为我们百姓做主啊。”

“只是，”知县待大家平静后，接下去说，“只是，这事如果透露到我的上司府台

大人那里，责怪下来，恐怕祸不单行，你们家里、甲里、保里，众乡亲，还有甲长、保长、族长，大家都有连坐之责。”

“消除祸害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速速处理，速速发丧，以免走漏风声。”知县十分心疼的样子，说，“出于怜悯，本知县带头发起捐献，这是我的，十两银子，也希望今天出本知县一起来庄里点卯吃公粮的官差们也发发慈善之心，为这些死去的孩子伸出援助之手吧。啊，谁让你们是大清的忠实子民呢。”说着，知县从怀里取出一封银元，当众交给保长。

知县的话音刚落，官差们迅速排起队来，纷纷从怀里取出钱来，一律是银元，银光闪闪的，簇新的像是刚开封。很快的，堆起一堆钱来。

这明摆着是官家玩的一种伎俩，传本与在场的人一样心知肚明，被族长公死死的瞪着眼珠，才没有叫出来。

县里的捕头嚷嚷着：“排队，排队，一家来一个。”都准备让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分配这些捐献了。

“慢，慢，”一直很少说话的翠香忽然说，“冤有头，债有主，阿弥陀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父债子还，天经地义，我儿传达，你快拿出银票来，给大家分了吧，这些孩子的后事，不必用县里的公款，让知县大人取回了吧。”

连不信佛的玲娣，也轻轻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谁？谁能帮我找男人呢？”玲娣又说了一句。

3

七天以后，传达披着麻衣，戴着三阳冠，旁边放着孝竹杖，跪在父亲的灵前，一旁坐或立着母亲、知县、保长、族长一千人，儿子德青也跪在离他不远的草把上。祭堂设在村口老樟下。因为是凶死村外，按族规死者不能入地堂前出殡。昨天又下了一场雪，到中午了雪还没有化。天，地，人，全是白茫茫一片。

结束了，一个时代结束了，传达想，是村口发现阿爸的，又在村口将阿爸送走，这是一个圆。传达望了一眼一旁的母亲，母亲恰巧这时也在看着他。有一种东西，在眼光中悄悄传递。母亲的眼中没有泪水。

棺材与参加祭奠的人被一道巨大的幕帐隔开。生者与死者相隔的却不是这一道幕帐。

祭幢、祭帐、祭轴挂在幕帐上，人的思念也挂在那里，让冷风吹乱了。

帐前高高摆放了一张空椅，椅背上披了父亲生前穿过的衣裳，靠近那件衣裳，传达就闻到父亲的气息。

父亲的气息活着。

椅子的正中摆放着父亲的灵位。眼下，灵位牌上的“灵主”的“主”字缺了一点。

灵位前是由两张八仙桌拼成的灵案。灵案上放了各种祭荤祭素和茶果，这些都是传达请县城的名厨烹饪的，其中的“五牲”可谓精心制作。琵琶琴是火腿雕刻，姜太公是猪心、猪肺、猪肝制成，白象是熬熟的猪肚定型，凤凰竟是熟鸡装扮，白鲞装饰成姜太公垂钓的场景。这一切，均是随了母亲的意愿。

母亲说：“我知道你像你阿爸，新脑筋，新法子，这一次，得随我，待我闭了眼，就全由你做主，好否？”

传达的余光看见玲娣走过身边，走到母亲旁边，说了几句话，又马上走开，走到他的视线外。在他的记忆里，玲娣姑的一生就是不停地走，一刻也没有安生过。前些天，他找过她，让她为她的名义上的夫君阿依行一个夫妻之礼。

玲娣决绝不移地说：“不，这个畜牲，不是人，不值得我行此大礼。”

说了几次，玲娣都是这样的态度。传达从母亲嘴里早就知道他们夫妻之间的恩恩怨怨。于是，心有所思，不再多嘴。

此时，幕帐那边忽然钻出一个头来，那是传本的脸，传达没觉得异样。帐幕晃动间，映出了另一只眼来，那眼珠大如牛眼，眼珠周围的眼白布满了红色的血丝，那上面仿佛凝聚了过多的邪恶，只是一瞬间的一瞥，传达身上就打了一个寒战。

此刻，吉时已到。

知县被引向神主牌位前，提起早已蘸好墨的毛笔，给尚未加点的“王”字头上，加上一点。霎时，在场的人都为之一振，仿佛王世民的真魂凝聚到了那块神牌上。

知县给神主牌加点时，传达扫了一眼雇用来的立在灵案两旁的四个乞丐。两人捧“肃静”、“回避”，两人手执水火棍，头戴红黑两色帽，如戏台演戏，如县衙的升堂。跪在一旁的德青突然说：“阿爸，知县大人既管生，又管死啊？”声音很轻，传达还是听到了。没有回答，他瞪了儿子一眼，心里仍然惊讶稚儿身上透出的刚勇之气。

待知县加点毕，身着素色长袍的礼生高唱起来。顿时，炮仗声，锣鼓声，唢呐箫笛声，此起彼伏，拜忏声，哭唸声，整箸、递筷、奠酒、四叩首四上香，抚盘过顶三献礼品。

三礼毕，传达领着家人席地而坐，乐队奏起悠悠扬扬的曲子，礼生与执事吃起了点心。德青忍不住，伸手向果盘里取了一个小糕饼，见父母阻止的目光，十分的不解，说：“他们唱歌唱累了，我拜啊拜啊也累啊。”

礼生示意让吃，德青坚决的扔进嘴里大嚼起来，被奶奶翠香看见，悄悄和传达说：“年纪轻轻，言行举止，却是他爷爷的翻版，这王家今后没有消停的日子了，前世冤孽啊。”传达也从儿子身上看到了父亲的魔力，隔代相传，虽死犹生。

礼生和执事吃完点心。礼生再唱：乐止！孝子复位拜忏！

传达重复前边的拜忏、上香。

礼生又唱：孝子出位！秉烛临丧！号啕大哭！

隔开生死的帐幕被人撩开一个口子，传达遵命携着家眷来到父亲的灵棺前，棺是空棺，是早就知道的，父亲的遗体早在融融燃烧的龙窑里化为灰烬。揭开覆巾时，里边只是放了些父亲生前喜爱的物件，仍觉异样，空中不空，嘴中难掩一股哭声，滚滚而出。

俯伏灵前宣读完《祭父文》，再待亲友祭拜毕，传达就觉得身体内彻底的空了，又被难以名状的东西填充。

这东西是悲情么？这东西仅仅是悲情么？

这东西是人伦之情么？这东西仅仅是人伦之情么？

翠香上了年纪，更遭受丧夫之疼，脚步有些踉跄，却坚决不要别的人扶持。“我要自己走，”翠香说，“直到我走不动了，我就不走了，随世民去了。”

礼毕，翠香重又回到一侧的椅子。目光空洞，那里边却有了更多的东西。

族长、保长祭拜的时候，礼生高高的吟唱。

今天的主祭是知县。知县按礼生的指示，用水洗面，整冠束带，撩衣起步，鞠躬拜忏，口中念念有词，竟是《主祭词》：

“王公世民，本县王庄人氏，乃大清山海县九龙制陶社社长是也，观其一生，仁义一世，立德立言，精制龙缸，舍身报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心荡荡，昭然若揭，人生苦短，短乃求精，精心报国，国之粹也，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是村野草木，却重若泰山，虽是陶匠末流，却不输圣贤，呜呼，天妒英才，哀哉，地伤英才。呜呼哀哉！”

传达与德青跪在一侧。德青早想开溜玩去了，却被传达牢牢看住。“爷爷好，爷爷活着让我好好玩，”德青嘟着嘴又说，“这知县大人先前像是做先生的，转行了，还念书念得像先生，难听死了。”

礼生高呼：“礼毕！出殡！”

重重的榔头敲击钉子声，钉棺了。

长出的出殡队伍迅速排成。大锣响了。九下匀锣，四下紧锣，十三记锣。敲锣的被称为开路神，走在队伍的最前边。紧接的是放爆竹的撒纸钱的。放的爆竹是引路炮，撒的纸钱是买路钱。德青看到排在队伍前列的童子手执引路幡，风吹纸幡哗哗的飘，就跑上前去要与童子一起玩幡，却被母亲拎着耳朵皮扯回来，乖乖地与父亲一起扶着爷爷的棺材。

引路幡的后边是一长列纸扎的奴仆婢女状的童男童女。关于这些冥器，传达同样表示了异议，父亲生前是残剩奴隶制的解放者。可是，母亲的坚持，让他同样很无奈。

童男童女后边是一顶青布小轿，奉的是神主牌位，本来应死者的女婿手捧，母亲请了同房阿叔的女婿代劳。

紧随的是两个人抬着的像亭。亭内悬挂了父亲生前的画像，果品供着，香烛燃着。

挽轴队走在灵柩之前。

王世民的灵柩由八个壮汉抬着。扶棺躬身而行的只有两个，一身重孝披戴的王传达和王德青。知县等人祭拜完毕就回城里去了，跟在后边的是王家同房同族的亲属们。男的戴了白帽，女的戴了孝兜。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排了一长排。

灵柩马上要过九龙桥。灵柩在桥头停住，孝子传达从棺材的底下俯身过去。那一瞬间，传达像是穿越了阴与阳，感觉了生与死。德青看着阿爸这样，马上学样钻了过

去，看见阿爸跪在桥的另一头，就觉得不好玩，无奈中也只得跪在那里，迎接爷爷的棺材过桥来。

传达跪桥头的时候，那只眼珠又出现了，牛眼似大，眼珠旁满是血丝。寒光是从桥边的篱笆射出来的。开始时，传达以为那是一道反光，是镜子什么的反射阳光。很快的，他否定了。因为是中午，阳光直射着，从这个角度是看不到反射物的。最后，他发现了那只眼珠。

篱笆上布满了人高的枯草，一般人轻易看不到篱笆内。这时候，一个声音响了起来：“呔！哪方来的游神，你躲在那里干什么？别人家大出丧，你东张西望的想干什么？你不怕鬼神冲撞了你让你折寿么？”

“太，太婆管卵，多，多管闲事！”

问话的是女声，是玲娣的。答话的是陌生的声音，可传达坚信那是那只牛眼发出来的。压抑之极的男声，如果在正常情况下，这声音可能十分的粗野，如虎狼之吼。

灵柩走过，一路有不少亲友在路上摆上供品香烛，这时，出殡队伍就停下来，接受亲友的路祭。孝子传达叩首道谢。

过了九龙桥，一条道通向九龙山，一条通向独山。九龙山是祖宗的墓地，凡族长、房长、保长、甲长之类的人过世后下葬此山。而一般的族人都在独山建造墓穴。

那天在族长道地商量丧事时，经知县的力荐，连族长公世利和保长都允以族里中家发丧了。以他的身份，选墓址在九龙山不成问题。可是，翠香却说：“知夫莫如妻，世民一辈子散淡惯了，在祖宗墓地里不习惯。”传达点了点头，他想说的话，母亲代他说了。知父莫如子，传达想，父亲生前最爱的是“自由”两字，哪禁得住祖宗们的诸多约束啊。

送殡队伍到了独山，先祭拜山神、土地，孝子传达率领着送葬者绕墓穴左三圈、右三圈，然后开启墓门。墓是几年前就修好的，是个夫妻合葬墓。

当棺材推入墓穴之时，爆竹声锣鼓声大作。王传达突然联想起，他的儿子德青出生时大声的啼哭。王传达情不自禁地号哭起来。德青却嘿嘿笑起来。

墓口很快被封上。待墓口的蛎灰干燥后，一半被刷成黑色，一半被刷成红色。黑色代表了阴，红色代表了阳。生和死，就被乡间这样艺术的表达着。

墓碑和墓志铭都空着，得待墓的两个主人都圆满了才竖上。墓志铭其实早在写了。人一出生，就在那里开写了。

最后，传达带领送葬的人一起脱了丧服，将用过的草冠、草带和冥钱、冥器一把火烧了。德青看见那些漂亮的纸扎的童男童女哭了，一边哭，一边说：“爷爷很喜欢小孩的，烧了，爷爷会不高兴的。”任别的人怎样解释，他都不听。

出殡队伍回程时，传达回了一次头。父亲的墓下方，同时葬了他的徒弟们，还有那些在茅厂火灾时丧身的那些“清算帮”的年轻人。这些墓全由他一家出钱做的。

晚上的丧宴，当地人称为羹饭酒，在传达的道地里举行。

那些“清算帮”的亲属全来了。道地里的排满了八仙桌，一次坐满，不够总人数的二成，那就分先后次序，从太阳横在西山上开始，直到半夜敲了三更。对于普通的村民说，真正的丧事，还在于好好地喝一碗羹饭酒，爽爽地吃几块羹饭肉。据说，还

益寿延年。

传达的师兄弟坐了几桌。传本的酒量不行，却显得异常兴奋。到处敬酒，别人没喝他先喝，然后逼着别人喝下去，别人敬他，则来者不拒。

“师兄呢？师兄呢？”传本拿着酒碗，醉得眼睛也睁不开了，还四处找。一位同学说：“传本兄，别找了，他家办丧事，别找了啊。”

“啊啊，你喝！”传本将酒端给那位说话的同学，同学酒量更差，传本就说：“你喝啊，同学叫你，是给你，你面子，是马尿，也得喝。”

同学说：“传本兄，拜堂结婚兴闹，羹饭酒不兴闹，死了人，你还高兴啊？”

传本说：“死人了，死人了就让别人让他一步啊，你不要管，就是传达，师兄来了，我也照样说他。”

“我来了，传本师弟。”传达说，传达其实一直在旁，听到了他们的说话。

传本的眼睛闭着，仿佛不愿意睁开，嘴里却说：“死了人，也不能霸占族里公产，死了人与族里有卵关系啊？”

“醉了，醉了，”大家异口同声的说。可是，没见传本倒下来。

4

玲娣现在每走一步，自己都不清楚要走向哪里？

半个月亮挂在寒冷的西边天空。那一半干什么去了呢？

那一半是阿爸姆妈么？还是上海的那个牧师义父？玲娣甚至想了王世民，就是没有想起那个名义上的丈夫——前族里的堕民、世民的大徒弟、大清山海县九龙制陶社的副社长阿依。

玲娣独自一人坐在独山，屁股下墓穴的黄土还没有干呢。怎么越来越湿了呢？是露水，还是她的泪水？

从独山往下看，王庄吵吵的像是醉汉。没心没肺的人才痛痛快快的喝羹饭酒呢。

玲娣本来也在传达的道地里，却不知怎么的，一个人跑了出来。昨天又下了雪，晴了一天，脚下尚有积雪。踩在地上，那嗦嗦的响声，酷如一把锯子锯她的心，心尖尖流血了，直喷向夜空。来到九龙桥头，已经暮霭四合，在桥头稍稍坐了坐，夜色就加深了。虽有半月和几个稀稀的星星，像是就要熄灭的最后几粒火炭。茫茫夜色，哪处才是落脚的地方？

鬼使神差的，她的脚竟把她带到了独山。到了独山，她自己也觉得诧异，怎么到了这里呢？

这独山在九龙山和大中山之间，却与它们没有关联。它没有九龙山那样高大巍峨，也不像大中山那样逶迤多姿，抽一斗烟的工夫可以登上山头，撒一泡尿可绕山脚走一圈。